

酷儿理论视野下《紫色》中西丽与莎格的性别认同研究

缪建英

西华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 南充 637002

摘要：《紫色》是美国作家爱丽丝·沃克的代表作，讲述了黑人女性西丽的成长历程。本文从酷儿理论的视角，分析西丽与莎格的性别认同，探讨了小说中性别认同的复杂性。酷儿理论作为一种研究性取向的理论，主张性别认同和性取向是由社会和文化建构的。本文认为，在《紫色》中，西丽和莎格的性别认同都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她们在面对种族、性别、阶级等压迫时，通过自我认知和彼此之间的互动，不断挑战和重构她们的性别角色和性别认同。

关键词：酷儿理论；性别认同；西丽；莎格；《紫色》

A Study On Gender Identity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Lions And Shag In “The Pur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Queer Theory

Miao Jiany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ichuan Nanchong 637002

Abstract：“Purple” is a representative work of American writer Alice Walker, which tells the story of the growth process of a black woman named Cyril.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gender identity of Xili and Sha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queer theory, and explores the complexity of gender identity in novels. The queer theory, as a theory that studies sexual orientation, advocates that gender identity and sexual orientation are constructed by society and cultur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in “The Purple,” both Xili and Shag have a certain degree of fluidity in their gender identity. When faced with oppression such as race, gender, and class, they constantly challenge and reconstruct their gender roles and identity through self-awareness and interaction with each other.

Key words：Queer theory; Gender identity; Xili; Shag; Purple

一、女性传统性别认同与酷儿理论的冲突

爱丽丝·沃克（Alice Walker）的《紫色》（The Color Purple）是一部描绘美国南方黑人社区生活现状的小说，通过讲述黑人女性西丽的成长历程，展现了当时社会中性别、种族、阶级等多重议题的复杂性。小说中，西丽（Celie）与莎格（Shug）的性别认同具有独特内涵，她们在传统性别角色与性别认同之间挣扎。本文将从酷儿理论的视角，对《紫色》中西丽与莎格的性别认同进行分析。研究她们在传统性别角色与性别认同之间的挣扎，以及性别认同的多样性，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小说的主题与内涵，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性别认同与性别平等问题的新视角。

酷儿理论（Queer Theory）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和社会学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和分析性别认同、性取向以及它们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它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是对传统性别研究的一次深刻反思和理论创新。酷儿理论的核心观点在于，性别认同和性取向并非生物学上固定不变的属性，而是在社会和文化背景中不断建构和重塑的过程。这一理论特别强调性别的流动性（fluidity）和表现性（performativity），认为性别身份是流动的，并且是通过一系列的文化表演来实现的。

在《紫色》这部作品中，西丽和莎格的性别认同经历了显著的转变和发展。西丽最初是一个被社会边缘化、性别角色刻板化的黑人女性，她的生活充满了苦难和压迫。然而，随着故事的推进，西丽逐渐觉醒，开始质疑并挑战那些强加于她的性别角色和期望。她的成长历程，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酷儿理论中性别流动性的概念。西丽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个体如何在面对社会文化的压力和挑战时，重新发现和定义自己的性别身份。

莎格作为一个自信、独立的女性形象，她的性别认同同样具有流动性。她不受传统性别角色的限制，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欲望。莎格与西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她们之间的爱情，挑战了传统的异性恋规范，体现了酷儿理论中性别认同和性取向的多样性。

酷儿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分析和理解《紫色》中性别认同问题的理论工具。通过这一理论，我们可以看到西丽和莎格如何在小说的社会文化背景中，通过自我认知和互动，挑战和重构自己的性别角色和认同。例如，Judith Butler 的性别表现性理论（Butler 1990）强调了性别是通过行为和语言不断表演和构建的。在《紫色》中，西丽和莎格的性别认同正是通过她们的行为、语言以及与他人互动来表现和构建的。

此外，酷儿理论还强调了性别认同与权力、阶级、种族、年

课题：西华师范大学校级课题 英才项目 编号 17yc429。

作者简介：

缪建英（1965.7—），女，汉族，四川仁寿，工作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本科学历，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龄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复杂关系。在《紫色》中，西丽和莎格的性别认同不仅受到她们个人经历的影响，还受到她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深刻影响。例如，西丽作为一个黑人女性，她的性别认同与种族身份紧密相连，她的觉醒和成长是在种族歧视和社会不公的背景下发生的。莎格的性别认同同样受到她的社会地位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她的行为和选择反映了对传统性别规范的挑战和反抗。

总之，酷儿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深刻的理论视角，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分析《紫色》中西丽和莎格的性别认同问题。通过这一理论，我们可以看到性别认同是如何在社会文化的背景下被建构和重塑的，以及个体是如何在面对社会文化的压力和挑战时，重新发现和定义自己的性别身份的。《紫色》作为一部深刻的文学作品，通过西丽和莎格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性别认同的复杂性、流动性和多样性，为我们理解和探讨性别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启示。

二、西丽的性别认同与转变

在《紫色》这部小说中，西丽的性别认同转变是其核心议题之一。她的故事从一个被压迫、顺从的角色逐渐成长为一个坚强、自主的个体，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个人的觉醒，也是对社会性别规范的深刻挑战。西丽的性别认同流动性，尤其是她与莎格的关系，展现了性别认同的多样性和流动性，对于理解小说中性别角色的复杂性至关重要。

西丽最初对性别角色的接受，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的期望。在她生活的社会环境中，女性被期望服从男性，承担家务和生育孩子的角色。然而，西丽的生活经历使她开始质疑这些期望。她在信中对上帝的质疑，显示了她对传统性别角色的质疑，这种质疑标志着她性别认同转变的开始（Walker 1982, p. 147）。

西丽的性别认同流动性在她与莎格的关系中得到了显著体现。她对莎格的爱慕超越了情感上的依恋，成为她性别认同探索的一部分。西丽通过与莎格的互动，开始认识到性别认同的多样性和流动性，这一点在她的自我认同和自我价值的重塑中起到了关键作用（Walker 1982, p. 213）。

在西丽的一生中，她经历了从接受传统女性角色到成为一名独立和有力量女性的转变。面对丈夫的虐待和家庭暴力，西丽逐渐发现了自己的价值，踏上了反抗和自我解放的旅程。在这个过程中，她不仅质疑了性别角色，还挑战了传统的性别认同观念。

在故事的开头，西丽坚信传统的性别角色规定女性应该服从男性。她毫无疑问地接受了丈夫的统治和暴力行为，认为这是她女性职责的自然组成部分。然而，随着小说的展开，西丽慢慢地意识到了自己的价值。她不断遭受的虐待和堕落，促使她反抗并寻求独立，摆脱丈夫的控制。

在追求自主的过程中，西丽挑战了现状，摆脱了传统女性角色的束缚。她开始明白，自己的价值不是由男性决定的，而是由自己的力量和韧性决定的。随着西丽逃离丈夫，她逐渐成为一个独立、有自我意识的人，这标志着她的性别认同发生了重大

转变。

西丽的性别认同经历了深刻的转变后，她遇到了莎格，一个自信和性解放的女人。莎格的出现挑战了西丽的保守信仰，激起了她对同性恋的好奇。在莎格的影响下，西丽开始了一段自我发现的旅程，探索自己的性别认同，并对传统的性别分化提出质疑。

西丽的同性恋身份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是她对莎格的情感和身体吸引力。在小说中，西丽形容莎格“漂亮得像一幅画”，并承认她“从未见过这么好的东西”（Walker 64）。这种描述不仅展现了西丽对莎格的深厚情感，也反映了她对自己性别认同的探索 and 接受。

莎格对西丽的影响体现在她们共同的脆弱和成长时刻。当莎格透露她怀上了另一个男人的孩子时，西丽表示支持和同情。这种交流凸显了她们关系的互惠性质，因为两位女性都为彼此提供情感寄托（Walker 105）。

酷儿理论鼓励将身体视为抵抗和身份形成的场所。在《紫色》中，西丽的怪异身份与她的身体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当莎格和西丽共用一张床时，西丽“醒来时感觉不一样了”（Walker 102）。这种反应表明，西丽的酷儿欲望被莎格的出现唤醒，并挑战了她之前对性和性别的理解。

文学评论家也注意到小说中食物和饮食作为身体和情感滋养的手段的意义。伊丽莎白·阿贝尔在她的文章《我是天生的厨师》中认为，小说中莎格为西丽做饭并为她提供身体支持，可以被解读为西丽在莎格的陪伴下获得情感和性满足的隐喻。

通过与莎格的互动，西丽意识到性别认同不仅仅是一种生物属性，而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建构。她明白性别具有表现性和流动性特点，而不是静态的和二元的。西丽不断演变的性别认同反映了她在逆境中适应和重新定义自己的能力，最终拥抱了自己的独特性和价值。

总之，西丽在《紫色》中的性别认同证明了人类精神的韧性和适应性。她从顺从到独立的历程反映了个人质疑和挑战社会规范的能力，最终超越了传统的性别角色，拥抱了真实的自我。通过西丽的转变，沃克鼓励她的读者重新思考性别认同及其在塑造个人经历和社会动态中的作用。

西丽的性别认同转变是《紫色》中一个深刻且复杂的过程，它不仅揭示了个人觉醒的力量，也展现了对社会性别规范的挑战。通过酷儿理论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西丽如何在小说的社会文化背景中，通过自我认知和互动，挑战和重构自己的性别角色和认同。西丽的故事鼓励我们重新审视性别认同的多样性和流动性，以及性别既是一种社会文化建构，也是一种深刻的个人体验。通过西丽的成长历程，沃克向我们展示了性别认同的复杂性，以及个人如何通过挑战和重新定义社会规范来塑造自己的身份。

三、莎格的性别认同与转变

莎格的角色是对传统性别角色的挑战，她的酷儿身份在小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她的性别认同和性取向的流动性，以及她与

西丽之间的关系，为理解性别认同的复杂性提供了新的视角。莎格通过她的行为和选择，挑战了20世纪30年代南方黑人女性的传统性别角色。她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反映了对性别规范的蔑视和对个人自由的追求。

莎格的性别认同和性取向的流动性，是她酷儿身份的核心。她与不同性别的人建立关系，展示了性别认同和性取向的多样性。这一点在她的恋爱关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她的爱情不受传统性别界限的限制（Walker 1982, p. 185）。

在《紫色》中，莎格的性别认同被证明是她性格中一个复杂而迷人的方面。她挑战传统的性别角色和社会期望，拥抱一种超越传统界限的流动感。她的性别认同分析为了解小说世界提供了一扇窗户，反映了作者对性别动态和人类经验的创新看法。

首先，莎格对传统性别角色和期望的蔑视是她酷儿身份的一个决定性方面。在整部小说中，她表现出对20世纪30年代南方黑人女性规范的强烈漠视，这种规范的特点是严格遵守父权价值观。她通过吸烟、饮酒、化妆和从事非传统形式的家务劳动，公开挑战社区女性的期望。例如，当她第一次来到西丽家时，莎格挑战了顺从黑人女性的刻板印象，要求西丽称她为“糖小姐”，并拒绝执行烹饪和清洁等家务（Walker, 1982, 第53页）。

其次，莎格与男性和女性的关系显示了她的酷儿身份。她与西丽的丈夫 Albert 的互动，凸显了她的独立性和对传统性别等级制度的抵制。此外，莎格与西丽的妹妹内蒂（Nettie）的互动也揭示了她们之间深厚的情感联系。在一个场景中，莎格公开表达了她对内蒂的爱，她说：“我爱你，女孩。我的意思不仅仅是因为你漂亮。我爱你是因为你就是你”（Walker, 1982, p.185）。这种情绪暗示着两个女人之间的浪漫或情感依恋，这挑战了非规范的期望。

此外，莎格的性开放和对自身欲望的探索也促成了她的同性恋身份。她公开与男性和女性发生性关系，她与各种角色的接触表明，她对自己的性表达毫无歉意。例如，她与一位名叫帕蒂的已婚女性的风流韵事表明了她追求同性关系的意愿。此外，莎格与西丽的丈夫 Albert 的性关系以支配和自信为特征，因为她拒绝在卧室中遵守传统的性别角色（Walker, 1982, 第169页）。

此外，文学批评也支持对莎格的酷儿身份的解读。Hooks 指出，“在《紫色》中，Alice Walker 向我们展示了多种黑人女性身份，这些身份与传统的性和性别类别背道而驰”（hooks, 1992, 第45页）。Agbabi 还强调了莎格酷儿身份的重要性，指出“莎格是小说中的关键人物，挑战了她那个时代的非规范假设”（Agbabi, 2000, 第18页）。

《紫色》的文化历史语境对莎格的性别认同也起着重要的塑造作用。这部小说以20世纪的美国为背景。这是一个充满种族、性别、宗教等歧视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莎格的性别认同不仅代表着她个人的成长与挣扎，还反映了对传统观念的反抗和对平等的追求。

莎格的性别认同表现出显著的流动性，因为她根据不同的背景扮演不同的角色和特征。在她与西丽的关系中，她同时体现了母亲和情人的角色。这种流动性提醒我们，性别认同不是静态的，而是由人际关系、文化背景和个人经历等因素形成的动态结

构。总之，莎格在《紫色》中的酷儿身份表现在她的行为、关系和性表达上。莎格通过挑战传统的性别角色、参与同性关系和挑战非规范的期望，证明了人类身份的流动性。文学批评进一步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莎格的酷儿身份是小说探索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方种族、性别和性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紫色》为文学中的怪异话语增添了另一层色彩。莎格对性别角色的挑战和对传统观念的摒弃，正是酷儿理论的生动体现。在小说的背景下，莎格的性别认同与酷儿理论相呼应，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性别观念的视角。她不受传统性别束缚，自由地表达情感和欲望，展示了性别身份的多样性和动态性。

四、酷儿理论视野下的西丽与莎格

本文从酷儿理论的角度考察了爱丽丝·沃克小说《紫色》中西莉和莎格的性别认同。通过对人物种族、性别和阶级压迫经历的分析，我们发现性别认同是通过自我意识和相互作用来重建和挑战的。这表明，性别认同是多样化的和流动的，是由社会和文化构成的。通过对《紫色》中人物的考察，揭示了性别认同的复杂性。西丽和莎格的性别认同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不断演变的。他们的性别认同是由他们的经历、关系和自我发现决定的。此外，这部小说强调了性别认同与种族和阶级等身份认同的其他方面的交叉性。

酷儿理论已被证明是理解《紫色》中性别认同的一个有价值的框架。通过这个视角分析人物的性别认同，本文旨在为正在进行的关于性别流动性和复杂性的讨论做出贡献。这部小说证明了性别认同的韧性和适应性，以及个人可以挑战和重新定义约束他们的规范的方式。

总之，通过酷儿理论的视角，本文试图揭示性别认同的复杂性，以及社会和文化因素对性别认同的塑造方式。西丽和莎格的角色是令人信服的例子，展示了个人挑战和重新定义性别角色和身份的方式，展示了性别的流动性和复杂性。性别既是一种建构，也是一种生活体验，以及个人如何挑战和颠覆试图定义和限制他们的规范。

参考文献：

-
- [1]Agbabi, P. (2000). "Translating the Text: The Color Purple." In C. B. Harris & M. J. suspended sentence essay
 - [2]Walker, Alice. The Color Purpl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2.
 - [3]Butler, J.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 [4]Fuss, D. (1991). "Inside/Out: Lesbian Theories, Gay Theories." New York: Routledge.
 - [5]Sedgwick, E. K. (1990).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6]Warner, M. (1993). "Fear of a Queer Planet: Queer Politics and Social The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7]White, P. (1999). "The Color Purple and the Politics of Black Female Sexuality." In M. A. Brown (Ed.), "Alice Walker: Critical Perspectives Past and Present." Philadelphia: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